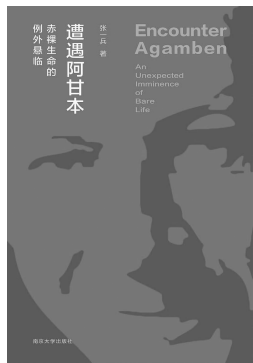


人与动物,或人之为人

如果动物不存在,那么人的本质将难以理解



2019年6月
南京大学出版社
《遭遇阿甘本》
张一兵

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一兵教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吉奥乔·阿甘本资深研究者。《遭遇阿甘本》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综述论著,涵盖阿甘本哲学的方方面面,虽说旨在引导,却难一时领悟,对我来说,我主要对其中的一个部分,即人与动物的关系感兴趣。

阿甘本在作品《敞开:人与动物》的扉页引述乔治·路易·布冯的话:“如果动物不存在,那么人的本质将难以理解。”以及托马斯·阿奎那的话:“不过人们需要它们,需要从它们的本质中得出实验性的知识。”阿甘本擅长汲取古典哲学与身边的哲学伙伴的营养,布冯和阿奎那的话点亮灵光,乔治·巴塔耶的兽首艺术学则是他的讲述的一个起点。

巴塔耶痴迷于拉斯科洞窟的壁画。原始人类所制造的不寻常的人像,形状

大多是不规则的、半人半兽或者奇形怪状的。巴塔耶说,当我们审视人类的起源时,应当分析人类面对动物性时的态度与行为,身处驯鹿时代的人类已经拥有因动物性的存在而产生的羞耻感,而文明所带来的压抑的沉重感又会让人们想要回到充斥着野性、黑暗和令人着迷的动物性的世界中去。这种双重矛盾促使艺术的诞生,也造成永恒的人的灵魂纠葛。阿甘本突出了兽首裸人的形象,引出我们时代的一个哲学之谜,即现代性的人与动物性的生命的关系。

阿甘本有充分理由把动物与人一起放置,思考、追问并作为镜像者来展开论述。“人与动物”在西方哲学里久远且重要。通过欧洲神话有关水妖宁芙的描述,阿甘本找到了思考的出口。宁芙是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存在,只有与男人媾和并生下他的孩子,才能获得魂,才能永生。在现代语境里,阿甘本重塑了宁芙神话的内涵,指出人性与动物性融合的可能,并且将之扩展为“影像”的隐喻。神话是让宁芙与人类媾和而获取意义,而影像则需要寻求自己的符号、语法和表达原则,这些都要完成与人本身的结合。

这种怎样看见“未说出之物”的构境范式,也表明了阿甘本采自福柯的哲学考古学谱系。在福柯看来,科学家、哲学家的所思所想远不及那些构成他们思考的历史语境的潜在结构重要。福柯在《词与物》里引述博尔赫斯的动物归类法(“属帝王专用”“散发香味的”……“流浪狗”“目前分类已包括的”……“远看如蝇”等类别),该归类法据说源自某神秘

的“中国百科全书”,而读者的反应都是“根本不可能那样去思考”。然而,对于16~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想象就是这般古怪。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思维是完全有可能的。

张一兵指出,作为海德格尔的弟子,阿甘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基于很深的哲学存在论思维。阿甘本阐述语言怎样沦落成物性的工具,外在性颠倒为伪主体,人类幼年的无言经验、非生产性的姿态等人类内在性的丧失,则成了他主要反思人的潜能本质缺失的内容。比如,阿甘本说,无法见证和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要在奥斯维辛现象中捕捉的未到场之物。人之非人,在历史终结之处人的消失,现代世界当下的许多状态,都在揭示人回到动物的可能性,今天的政治权力支配的对象就是生命本身。

“敞开”是秉承并发展海德格尔的存在物与世界的概念之一。海德格尔预期了某种动物及其环境的東西:“我们被物占据,即使不是在物之中完全迷失,也常常沉浸于其中。”阿甘本认为,就人类机制每次在人与动物之间抉择所生产出来的人性意义而言,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仍然还没有摆脱困境,而人类本真思想的根本性凝视,可以形成敞开,让所有存在物都能得到解放。人与动物、世界和环境的关系,标志着一个重要领域的边界。人怎样对待动物,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预设与参照、敞开与封闭,是人之为人中的一个先决条件。

林颐

作家们的阅读秘密

《枕边书》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专栏,主要内容是邀请一些重要作家进行与阅读相关的访谈



2019年7月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枕边书》
[美]帕梅拉·保罗编

《枕边书》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专栏,主要内容是邀请一些重要作家进行与阅读相关的访谈。栏目负责人帕梅拉·保罗是《书评周刊》的主编,擅长挖掘被采访对象的内心。虽然表面上看似雷同的问题,但回答里却藏着作家们阅读的乾坤。因此,这是个普通读者和写作者都喜欢的栏目。

尽管,保罗说开设此栏目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在采访后整理材料的时候,却无意间发现了身为读者的作家,与作为阅读对象的作家之间曲径通幽的秘密。作家的阅读世界,就像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充满智慧、新奇与神秘感。采访对象中不乏像科林·鲍威尔这样的跨界作家,但无论他们是谁,都共同爱着童年时读过的《时间的皱折》或是英国百科全书中的小布朗。阅读的起点,对爱书的人来说,简直妙不可言。

书中作家,以欧美的小说家居多。倘若是不爱小说的读者,恐怕会感到书中的话题索然无味。但换个角度想,也许从这本书开始,你就成为小说的读者了呢?倒不是与其他类型的书比起来,小说有多好看。只是,小说家真是一群太可爱的“生物”了。难怪,村上春树要理直气壮地说,“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全书收录了六十五位作家的访谈,我差不多读过其中一半的作家作品。像唐纳·塔特的《金翅雀》、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万物的签名》、朱诺·迪亚斯的《你就是这样失去了她》,以及玛丽莲·罗宾逊《管家》,国内都有引进版。虽说是小众读物,但作品质量超棒。

书中真正为读者所熟知的作家莫过于文坛寿星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她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天皇巨星J.K.罗琳,几乎所有的中国小学生都知道她是谁;百变天王伊恩·麦克尤恩,在小说领域里,他尝试各种题材的写作。还有,令许多读者迷恋的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他的《自私的基因》就是普通读者探寻人性秘密的“圣经”。

你的床头现在放着什么书?你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呢?上一本让你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大失所望、名不副实、平庸之作,有哪一本书是你以为自己会喜欢,其实不喜欢的?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都可以,你想见到谁?你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喜欢快读还是慢读,会记笔记吗?偏好纸质书还是电子书……诸如此类的问题,貌似平淡无奇的闲聊,却展现了作家非凡的智慧。当然,在不经意间,他们也暴露了“恶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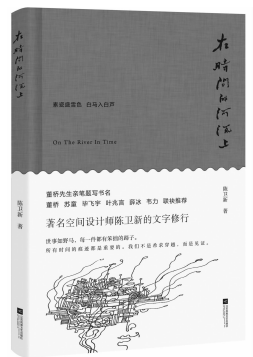
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作家们喜欢的和厌恶的竟然是“同一本书”!这太令人震惊了。回!我都数不清海明威到底“躺枪”了多少回!比如约翰·欧文说,最令他失望的是海明威的所有作品。请注意,他说的是所有作品!他说“海明威的名言‘写你所知’在想象文学领域毫无用处,这句话只适用于记者……而且海明威的句子短小简明,简直可以用于广告文案。”

虽然本书叫“枕边书”,但在在我看来,分明就是本阅读指南。看得我心潮澎湃,小卡片记了一叠。接下来任务就是找书,买书!写作不容易,但做个合格的读者也难!

夏丽柠

终随松柏到冰霜

不好说陈卫新是流寓型文人,他来自扬州,但他以自己的设计与文字,与我们在南京相逢



2019年7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时间的河流上》
陈卫新

《在时间的河流上》是陈卫新最近出版的书,大致算是随笔集。此前他还出版过《鲁班的飞行器》,与此有点类似,曾在明城墙的肚子里把此书读完。大家都知道,陈卫新是一个空间设计师,南京的多处文化空间,多有他的心血,他的创意,他的心思,他的一己的隐秘的不足为外人道的主张。就说目前大家所置身的先锋书店的“旗舰店”,虽然不过是一个地下车库,空调还经常出现故障,尤其在盛夏时节,通风也不是太好,但这里为何成了文化地标?原因固然很多,诸如一部分人对书的热爱,一部分人的矢志不渝的坚守,一部分人的社会沟通能力,但在在我看来,还有一条,不容忽视,必须提及,那就是精心设计的力量,空间议题的想象力。因为设计,真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真是可以产生莫名其妙的吸引力,真是可以使一座城市的文化空间记忆空间得到极大的释放与升华。

我们知道,大家在此倾听大地的回声,分享众多写作者的幽微心绪,品读百万书林的精彩华章,都是因为陈卫新的设计之功,使得大家愿意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停一停,静一静。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成为了一座隐秘花园,这里成了一

个文化沙龙,这里成为一个减少心灵荒芜的葱茏绿洲。大致在303年前出生的一位大玩家大文人,也就还远没到不惑之年,也见识了京华的烟云缭绕,也体验了百里诸侯的苦辣酸甜,居然就断然决然,在我们头顶之上的这片山,这丛林,这洼水,安住下来,修缮园林,偃仰啸歌,读书作文,快意思仇,成就一段传奇,留下大块文章。如今,他的塑像,就在我们这里出门左手宁海路与广州路交会处的西北一隅,这位老人家,在默默地看着我们分享在他身后221年一位空间设计师也是诗人同道的文字甘苦呢。

《在时间的河流上》中所收集的文章分为三辑,分别唤做“水云流在”“灯火流年”与“想象的怀旧”,大致不到万字的样子。不能说,书中的每篇文字,都令人喜欢,都耐人回味,都让人流连。但看得出来,陈卫新对自己的每篇出手的文字,都化了一番心思,都做了一番琢磨,都不是轻率随意的一挥而就。读着这些文章,你会想起郑寒岛瘦的耗尽心力的推敲沥血,你会想起沈约范曄文字寄托的惨淡经营,你会想起晚明小品的韵味悠长,你会想起张宗子绚烂归于平淡后的华美简洁,你会想起香港董桥的苦心孤诣。但陈卫新并不是在刻意模仿他们而失去自我,他有自己的路数,他有自己的主张,他有自己的独得之秘啊。

品读陈卫新的文字,你会油然想起闲雅这个关键词。但这种闲雅,不是林语堂那种,不是梁实秋那种,也不是知堂老人的苦涩那种。陈卫新的闲雅是一种克制,是一种简约,是一种欲言又止,是一种羚羊挂角。他写《最近的乌江》,涉及到如许人物,也都是寥寥几笔而已。他的《花落水流红》,说《红楼梦》里的建筑与家具陈设,真是简约节制到了吝啬的地步呢。他的《酒阑琴罢漫思家》《赏心乐事谁家院》《春梦了无痕》《他乡即故乡》等篇什都可作如是观。

陈卫新的文字,冲淡的气息很浓。他的《聊寄一枝春》,提到了自己设计云几的种种心得,这样的心得,没有八股气,居然从曾巩、王安石、王羲之谈起,而娓娓道来,不惊不乍,在冲淡平和中,和盘托出自己的设计理念。元丰六年,1083年,曾巩死在南京。曾巩为何会死在南京?王安石这位他的名气很大的同乡是否在他弥留之际与之有过一面之缘?在此三年后,拗相公也就撒手人寰了。就此事,我专门请教过曾巩的研究专家王琦珍先生呢。陈卫新的《大戏院》写大华大戏院,《假山》写瞻园,《赛楼》说赛珍珠,从《随园食单》说《野菜》,在《扫雪》中居然说到纸本书的穷途末路,很大的话题,都被陈卫新化作冲淡平和的娓娓道来了。

陈卫新关注细节,敏感于时间之流的匆促无情,但在这样的似乎把一切都参透的从容不迫里,他也会偶尔调皮或者幽默一下呢。说到晚明的阮大铖,他居然用了一个阮大铖的“办公室”这样的说法;提到小李杜中的杜牧,他称之为杜牧“书记”;提到某些方面的朝夕夕改,变化多端,他说,“也是一会儿撸袖子,一会儿又放下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不严肃。”读到此处,想着窝在据说曾经是荷兰大使馆里的陈卫新,想着中央门内明城墙下设计过柴门的陈卫新,想着在城南海螺巷里被人嬉笑怒骂的陈卫新,竟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南大的罗晓翔教授提到了南京明代文化中的流寓现象。不说天水一朝的王安石,不说朱明一朝的群星璀璨,满清的李渔、吴敬梓、袁枚、余怀,不也都是流寓型文人的典范嘛。不好说陈卫新是流寓型文人,他来自扬州,但他以自己的设计与文字,与我们在南京相逢。我们如今经常指着某栋建筑,会说这与杨廷宝有关,那与童寓有关,这与刘敦楨有关,那与潘谷西有关。但,如今,我们也会说,这与陈卫新有关。

雷雨